

А.Әбеулы

ҚХР Орталық ұлттар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Аз санды ұлттардың тілі мен әдебиеті институты,
Қазақ тілі мен әдебиеті факультеті, Түркология мамандығының докторанты

«БІЛГІ ҚАҒАН» ЕСКЕРТКІШІ МЕН ҚАЗІРГІ ҚАЗАҚ ТІЛІН САЛЫСТЫРЫП ЗЕРТТЕУ

毗伽可汗》碑铭文与现代哈萨克语比较研究

作者：阿曼·阿宝（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邮
编：100081）

Анотация: Мақалада «Білге Қаған» сөзінің мағынасы түсіндіріледі. Сондай-ақ, сөздердің мағынасына, аталған бітіктаста (ескерткіш) баяндалған жағдайларға тереңірек түсінік берілген. Ескерткіш тілі мен қазіргі қазақ тілі арасындағы жақындықтар мен айырмашылықтарды зерттеп, құнды мұраның қазіргі тіліміздің дамуындағы маңызды мәніне тоқталады. Бұл мақалада «Қанды Қаған» сөзіне анықтама беріле отырып, ескерткіштің баяндау құрылымы мен сөздерінің мағынасы талданады. Ескерткіш тілі мен қазіргі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ерекшеліктері айқындала отырып, бұл мұраның заманауи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дамуына тигізер әсері зерттеледі.

Тірек сөздер: «Білге Қаған», ескерткіш тілі, қазіргі қазақ тілі, салыстырмалы зерттеу.

摘要: 本文首先解释‘毗伽可汗’这个词组的意义，进一步分析词义和本碑铭文的叙述概况，然后初步比较‘毗伽可汗’碑铭文的语言和现代哈萨克语，通过研究两种语言的异同点，论证古代碑铭语言在现代语言发展重要作用。

关键词: 毗伽可汗；碑铭文；现代哈萨克语；比较研究；

А.Абеулы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КНР,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факультет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окторант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тюрколог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А «БИЛЬГЕ-КАГАН»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татье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Бильге-каган”. Также дано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смысла слов,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описанных в этой стеле (памятнике). Исследуя сходство и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языком памятни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м казахским языком, подчеркнута важность цен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дае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лову “Қанды Каған”,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 памятника. Изучается важное влияние эт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на развит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ыявляютс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языка памятни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зах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Бильге-каган», язык, памятн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A.Abeuuly

Central Kazakhst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Faculty of Kazak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octoral student in Turkology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NUMENT «BILGE KAGAN» AND MODERN KAZAKH LANGUAGE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Bilge Kagan”. Also give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s of words, the circumstances set out in the named grave (monumen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morial language and the modern Kazakh langua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valuable heri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re studied. This article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word “Kandy Kagan”,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words and statements of the monument, studi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is herit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Kazakh language, identifies the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monument and the modern Kazakh language.

Keywords: Bilge Kagan, inscriptions, modern Kazakh language, comparative study.

引言

首先简单地解释‘毗伽可汗’这个词组的意义。‘毗伽’是古代突厥语词‘bilgä’的汉文直译，既作形容词表示‘有智慧的’，又作名词表示‘有智慧的人’，现代哈萨克语以‘bilgir’（作名词‘有智慧的人’，作形容词‘有智慧的’，都表示褒义词），‘bilermen’（作为名词‘有智慧的人’有时具有讽刺意义表示什么都不懂的人），‘bilgi j’（知道一切知识的人），‘bilgirs w’（装懂）等形式保留迄今为止。当初‘毗伽’是突厥和回鹘大汗常用的尊称之一，但由于毗伽可汗碑的发现，现多指后东突厥的此位可汗。‘可汗’这词古代突厥语词‘qa an’（国王）的中文直译。归根到底‘毗伽可汗’是表示有智慧的国王的意义，但文献中已形成固定词组，表示‘毗伽’王。

毗伽可汗（Bilgä Qa an），（684-734）是后突厥汗国的第三任可汗，亦即第一任可汗骨咄禄之子，东突厥汗国的三代大臣噶欲谷的女婿，默啜可汗时期的左贤王，于716年，在其弟阙特勤的支持下，取得汗位，734年为其臣下所毒死。

《毗伽可汗碑》立于公元735年，是记录毗伽可汗的英雄事迹古突厥语铭刻。为大理石制成，高375厘米，东面41行，南北各15行，西面为汉文，东南、西南和西面也写有古突厥文，1889年由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在今蒙古国境内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的古代突厥文石碑。碑文中主要记述了毗伽可汗的业绩以及后辈对他的赞美之辞。《毗伽可汗碑》是药利特勤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了毗伽可汗即位到巩固政权、四处征战，一直到中毒被害前的生平功绩，还有一些毗伽可汗对于国家和对唐朝及周边民族政权关系的想法和思考，从中我们还能获取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生活及文化信息，对古代突厥历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世界范围突厥学在古代突厥碑铭文献研究领域里关注于文献（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宗教、文化等研究。按照每一篇文本的叙述特点可见，当时已存在着一种走上成熟化的记载历史的传统。这种历史叙述已不是简单化、模式化的记载，而是使用文学语言和表达艺术，摄取和继承于英雄史诗和历史传记的一种艺术记载。《毗伽可汗碑》是以第一人称回忆录形式叙述，主角是属于突厥高层社会的大臣和可汗的亲属。这些文献的叙述技巧和语言风格一样，叙述者沉浸在人物的特殊情境中叙述。

这种叙述不同于完全性的回忆录形式，因为叙述者叙述的是最具真实感的个人

亲身经历。文献语言不仅适合当时草原人民欣赏的习惯,还有适合表现英雄人物的习惯。

《毗伽可汗碑》及同时期的突厥碑铭是叙述者的独创,叙述者在文本中不时出现,有时为读者指点迷津,有时和读者共同探讨当时大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性格化了的叙述却自有其特殊意义。

第一、叙述者的不断出现,建立起一种作者权威。从政治领域来说他是一个强大的草原汗国的领袖,从文化领域来说他是刻在石头上的这些永恒文字的独创者。因为作者自己有权制定规则,发号施令。

第二、从开篇到末篇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保持了一种上层阶级和平民百姓的关系,碑铭不仅是反映英雄人物或者风云局势,而且是他所写的这些文字一定要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从《毗伽可汗碑》碑铭内容可以看出,突厥文学发展到八世纪,结构已经相当完整,词汇也相当丰富。这个碑铭虽然主要是歌颂可汗和贵族的战绩和功勋,但它却也写出了突厥族盛衰和奴隶主政权兴亡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全部碑文是用散文写的,有许多部分,词句工整,词藻佳丽,文学意味颇浓,可以说,既是一部突厥简史,也是一篇叙事诗。比如在石碑东面记述毗伽可汗继位时的话:«在……之上我登位为可汗。当我即位时,悲痛欲绝的突厥诸官和人民欢庆喜悦,他们呆滞的眼睛变得有神了。我本人即位后,我为四方的人民建立了许多重要的法制。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创造了人类之子。»碑铭中不时有格言谚语的引用,可以看作是突厥民族的第一批文学作品。

此碑铭不仅文字优美,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还能总结出当时突厥政权衰亡的阶级根源。虽然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去进行总结,但他却也说明了人民大众和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造成突厥政权覆亡的主要原因。例如碑中有记载:«因诸蕃与民众间缺乏融和,又因兄弟相争,诸蕃与民众水火,遂令突厥民众之旧国瓦解。»此外,该碑铭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最值得提出的便是关于突厥族源的记载,后来在《毗伽可汗碑》被发现,碑文记载«九姓回纥者,吾之国族也»,突厥处于铁勒的一支使得明确。碑铭中的叙事,具有很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色彩。例如每次讲到毗伽可汗出外征战,获胜时都要占其地,掠夺战利品,杀其男人,俘虏女人和孩子,这很明显的突出了游牧民族政权的特征。

《毗伽可汗碑》中还经常出现以动物名称作为纪年的符号。例如:«朕父可汗,狗年十月二十六日崩,猪年五月二十七日举行葬礼。»这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较早使用动物名称作符号以计算年份的民族。《毗伽可汗碑》在按事件顺序讲述主人公主要业绩的同时,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古代突厥社会的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等诸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毗伽可汗碑》的主要文本部分是通过叙述一个中心人物的成长历史,他参加的斗争和他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古突厥丰富多彩的生活,既是一幅有血有肉的风俗画,又是浓缩了一代风貌于一个人物传记中的社会剖面图。

一、毗伽可汗碑铭文的‘格’范畴

现代突厥语中使用的,比较完善的各种语法规则和语法现象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7-8世纪的碑铭文献。毗伽可汗碑铭文有人称、数、格等语法范畴。当名词同时缀加几种不同的语法范畴时,其顺序为:名词+复数+领属人称+格位,这个顺序在现代突厥语言中的应用更广泛。比如, bala(名词)+lar(复数附加成分)+m z(第一人称领属形式)+da(位格), o l(名词)+i(第三人称领属形式)+n(增音现象)+ta(位格)²。现代哈萨克语的七个格,在毗伽可汗碑铭文也基本上存在的。

(一) 主格

主格的形态标记为零形态,即名词词干本身。主格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主语、谓

语、宾语补足语、宾语、独立语。例如：

碑铭文：tört bulu ŋ (主格) qop ya ĭ ämi ſ. (毗伽可汗碑铭，东面第3行)。

中文意义：四方皆是敌人1。

②älig yil (主格) isig kü üg bimiš. (毗伽可汗碑铭，东面第8行)

汉译：(为他们)出力五十年。

《毗伽可汗碑铭》中已经存在很完美的主格零形态，而且这样的语法形式与现代突厥诸语言中的语法形式都大致相同。

(二) 领属格

领属格起着人或事物之间的领属性关系作用，在许多操突厥语民族语言中领属格的缀加规律为名词词干+领属格附加成分，比如，bala(名词词干)+ni ŋ(领属格附加成分)②名词复数形式+领属格附加成分balalar(名词复数形式)+di ŋ(领属格附加成分)③从属性人称后缀的词+领属格附加成分balm(从属性人称)+ni ŋ(领属格附加成分)等三种。在碑铭文献中，领属格附加成分已经出现，但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较少使用，甚至有时省略不用，只能通过上下文来揣测它的存在。而到了回鹘文献语言时期，领属格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且严格遵守语音和谐规律。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的领属格以- ŋ，-i ŋ，-i ŋ，-ü ŋ，-u ŋ，-ni ŋ，-ni ŋ，-nü ŋ，nu ŋ等形式出现。例如，

碑铭文：küragü(名词词干) ŋ (领属格) in ü ün,igidimiš bilgä qa an(名词词干) i ŋ (领属格) a ärmis barmis ädgu il(名词词干) i ŋ (领属格) ä kántü ya ŋ ilti yablaq kigürtig.

中文：由于你们的违法.....

(三) 向格

现代哈萨克语向格- a,-ge,-ha,-ke,-a,-e,-na,-ne等形式主要表示方向，时间，目的，地点，趋向，价值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毗伽可汗》碑铭文的向格附加成分，-ka/-ga,-qa/- a-qaru/-karü,- aru/-garü,-a/-e,-ra/re等形式，同样表示以上的意义。例如：tämir qapı qa(向格) tagti qunturmiš.

中文：西方直到铁门的地方。

(四) 宾格

现代哈萨克语宾格为-ni,-ni,-di,-di,-ti,-ti,-n,大多数情况下附加到名词上作动词的宾语。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时期常用的宾格词缀为- , -g,-i , -ig,-u , -üg,-a , -äg,带有人称词缀的后面一般使用-in-in,起着与上述同样的作用。qanin anta öltürtimiz.

(五) 位格

位格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原因等意义。跟现代哈萨克语中位格作用不同的是古代突厥语碑铭文献的位格还起着从格的作用。《毗伽可汗碑》通常使用的位格附加成分为-ta/-tä,-da/-dä。

(六) 从格

名词从格表示事物起点、原因,比较等意义。名词从格的附加形式在碑铭文献中主要由位格的附加成分来表现出来的。到了回鹘文献语言时期,从格的使用逐渐增多。但即使这样,位格还起着从格的作用,也可以说从格还处在一个起步发展的阶段。毗伽可汗碑铭文献语言中常用除了-ta/-tä,-da/-dä来表示从格以外还有从格的_nan,_nen,_dan,_den,_tan,_ten,_indan,_inden,形式。现代哈萨克语的从格形式以_nan,_nen,_dan,_den,_tan,_ten,_indan,_inden等形式表达意义。

毗伽可汗文：yariqli qantan kalip yaña ältidi?这句话的qantan 是带从格附加成分tan的合词，这标志着从格在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已有存在。

(七) 工具格

现代哈萨克语的工具格形式为：-men,-ben,-pen,-menen,-benen,-penen 工具格表示行为动作的工具、方式、状态、时间等意义。在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时期,工具格附加成分有-n,-in/-in,-an/-än,-un/-ün。回鹘文献语言时期的工具格继承了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时期工具格的附加成分。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时期一些后置词开始出现。例

如:üzä«用»,birlä«和»,ü ün«因为»,täg«像」。在回鹘文献语言时期同样存在后置词表工具或手段的形式。例如:qor unlarüzä(用爪子)。后置词表达着工具格难以传达的语法意义,使句子的语法关系更加明确、清楚。哈萨克语发展到现代,工具格已经被后置词及其他一些形式所取代。在突厥语碑铭文献时期,常用工具附加成分有-n,-in/-in,-an/-än,-un/-ün。

二、毗伽可汗碑铭文的‘词类’范畴

划分词类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现代哈萨克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拟声词,感叹词,虚词等九个词类。这些基本词类在毗伽可汗文献中出现的词类基本上以下六中。比如,名词:tä ŋ ri(天),qa an(可汗),sab(词),动词:olur(坐下),är(是),qon(住下),kör(看)形容词:käräkülüg(重要的),az(少),yig(好)数词:ü (三) otuz(三十) on(十) äkiyägirmi(十二)代词:ol(他)an a(那个)öz(自己);副词:anta(在那里),anta ya qaru(从那以后),ä ŋ (最)。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突厥语的词类从毗伽可汗文献起源,在以后的回鹘文中发展及演变到现在。

三、毗伽可汗碑铭文的句子结构

句子结构由句子成分组成。句子的组成成分叫句子成分,也叫句法成分。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按照不同的关系,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组成成分。句子成分由词或词组充当。现代哈萨克语里一般的句子成分有五种,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

以下根据现代突厥语的句子结构分析毗伽可汗碑铭文的句子结构。

结构一,主语+谓语:özüm(主语) qaltım(谓语),我留下了。这是个由主语和谓语组成的简单句,现代突厥语里也有这样的句子结构而且普遍存在的,比如,现代哈萨克语,men(主语) keldim(谓语),我来了。

结构二,主语+直接宾语+谓语(及物动词):bilmäz kişi(主语) ol sabi(宾语) alıp(谓语),不懂的人信了那句话。现代哈萨克语,asan(主语) kitap(宾语) oqıdı(谓语)。艾山读了书。这是个很常见的句子结构,带宾格的词作为及物动词的宾语指谓语的直接对象。

结构三,主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谓语:män(主语) qızın(直接宾语) o luma(间接宾语) ali birtim(谓语).我把他的女儿去给我的儿子。现代哈萨克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结构,比如,olar qoyların bizge berdi.他们把他们的羊给我们了。

这三种句子结构在毗伽可汗碑铭文里常见,现代突厥语句子结构从这些碑铭文的句子结构里发展,演变并完善到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简单地分析了毗伽可汗碑铭的句子结构并且与现代哈萨克语句子结构做了比较,所以以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我会继续补写并完善这部分内容。

四、毗伽可汗碑铭文的固定词组

碑铭文中的固定词组在结构上具有固定性,构成词组的词及其次序一般都不能变动,在意义上具有整体性。固定词组包括专有名词、谚语和重叠词等等。在毗伽可汗碑铭文里有好多结构固定的专有名词,比如,türik bilgä qa an(突厥毗伽可汗),这是当时的可汗称呼,现代突厥语里基本上不用此类的词组。toquz o uz(九姓乌古斯),äki ädiz(二姓阿跌诸),这是部落名称,目前现代哈萨克语也有与此相同的部落名称,比如,on eki kerey(十二个克烈),to iz nayman(九个奈曼)等等。kök tä ŋ ri(蓝天),这里的kök词在语音和意义上都与现代哈萨克语的一样,但是tä ŋ ri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再也不表示天空,只表示上帝。kiši o li(人类之子),这个词组在哈萨克语里以adam balası形式保留表示同样的意义。türik bodun(突厥人民),现在有这样的词组,比如说qazaq qalqı(哈萨克人民),tamir qapı(地名,铁门),

现代哈萨克语里有这样的话,比如,temir say(铁山谷),这些地名在形成固定词组的过程都有一定的原因。inili ä ili(兄弟),这话的形式和意义在现代突厥语里有了变化,以a ali-inili形式存在表示兄弟。ta ŋ ri yarlıqaw(真主保佑),这词在现代突厥语言里有,表示同样的意义。bä ŋ gü taş(永久的石碑),现代哈萨克语里这词以qulıp taş形式常见表示同样的意义,i in taşı(内外),本词组在现代哈萨克语里以işi-sirtü形式出现与此相同的意义,但taşı这词也有,即表示外部,外面等意义。

五、现代哈萨克语有些词语的演变

现代哈萨克语词汇中常见古代碑铭文的词汇,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意义不明确的有些词汇在碑铭文里被使用过并且意义也清楚。比如,现代哈萨克语里有个词组 ilap-siqtaŋ,这个词组的前部分 ilaw的意义是哭,而这个词组的后一部分siqtaŋ在现代哈萨克语里只有与 ilaw一起使用时才能表达意义,而siqtaŋ这词古代碑铭文里早就被使用过,即表示哭。«olur»这词在毗伽可汗碑铭文里表示«坐»,现代哈萨克语种以otır形式使用,从这个词看,有些古代突厥语词在意义上不变,而在语音上发生了变化。毗伽可汗文«sab almaw»,这个话的意思是不听话,在现代哈萨克语里以til almaw形式表达同样的意义。碑铭文sab演变为哈萨克语söz,而现代哈萨克语til有«话»和«舌头»两种意义。qa an这词中间的浊辅音« »在长期的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到目前消失了,变为qan,在现代哈萨克语里已经成为旧词了。在毗伽可汗碑铭文里的kök(蓝色),bar(有),az(少),tört(四),kün(太阳),ini(弟弟),altı(六),biz(我们),oq(箭),qara(黑色),ay(月份,月亮)等单音节的,结构比较简单的词语以原来的形式和意义保留到现在,在现代哈萨克语里这些词的语音,意义以及用法都保持一致。现代哈萨克语词汇里有很多介词,由于哈萨克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只能通过从其他语言中接入的词汇来表达相应的意义,这些词汇既然替代本民族的某种词汇,但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古代语言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导游»这个词在现代哈萨克语里没有相应的翻译,有时说daoyou,有时说jol bastawşı,在古代碑铭文里的 ersi这词是很准确地表达导游的意义。

结语

将古代碑铭文《毗伽可汗》与现代哈萨克语比较研究在认识现代哈萨克语的历史,丰富现代哈萨克语的词汇,改善现代哈萨克语语法以及强化语言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语言里存在不少的古代碑铭文痕迹,通过研究这些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了解我们现代语言的特点。本文初步探析了毗伽可汗碑铭文和现代哈萨克语的格范畴,词类和其他语法现象。

参考文献

- [1]阿力肯·阿吾哈力:《克普恰克及其文献«库曼语汇编»》,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2]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经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 [3]阿力肯·阿吾哈力:《突厥如尼文字溯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 [4]耿世民:《古代突厥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 [5]埃·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陈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 [7]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 [8]耿世民:《哈萨克古代文献研究一金帐汗国克普恰克文献库曼语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 [9]耿世民:《古代突厥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 [10]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